句溪雜著

士攝大夫唯宗子說

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鄭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孔疏云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士卑故也宗子爲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語義甚明自陸佃吳澄等以宗子指生者言遂謂大夫之喪士不得攝主唯宗子爲士雖是位卑而宗子分尊可以士而攝之案此以後人文義讀先秦書者也此節卽承上文言之上云大夫不主士之喪因大夫於士旁親皆降故不得更主其喪又慮人疑凡士喪大夫皆不攝也又著之曰士攝大

夫唯宗子明宗子雖士則大夫可以攝其喪耳著大夫之不攝士喪見周道之尊尊著大夫之得攝士爲宗子者之喪又以見周道之重宗故喪服經凡大夫於士之服皆以尊降唯齊衰三月章特著大夫爲宗子之文傳所以明之曰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若如陸吳之說士不攝大夫謂士之位卑不敢攝大夫攷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無主設有崛起而爲大夫者既無後又無宗族人皆士則將任其無主乎又攷喪大記云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此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其攝主無官爵者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

敢拜賓也然則無爵者尙可爲有爵者攝主但辭而不拜有爵之賓耳士顧不得攝大夫之主耶唯是大夫於士必降服故士雖無主不可爲之攝宗子則所以傳重敬宗收族大宗若絶尙當絶小宗以後之豈僅攝主已乎舊解本無可疑而徐氏乾學反棄舊而宗陸說傎矣然則宗子爲士在五服之內大夫爲之本服歟抑降服歟曰以齊衰三月章推之則宜本服大夫婦人爲宗子三月是絶屬者大夫爲宗子亦三月敖繼公云此謂絶屬者則與衆人同明有服制者亦如衆人可知故彼疏云大夫尊降旁親皆一等尊祖故敬宗是以大夫雖尊

不降此可補經注所不見矣

釋虫

說文虫部計一百五十三字以虫爲部首解云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嬴或介或鱗以虫爲象又蚰下云蟲之總名也从二虫蟲下云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虫案如說文所解虫爲蝮之異名即今之虺字所謂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者似亦可取以統鱗介毛羽倮之全竊疑造字之時止一虫字即蟲之本字象形二虫爲蚰三虫爲蟲蚰蟲即昆蟲皆取衆義故夏小正昆小蟲傳曰昆者衆也人三爲衆虫三爲蟲則蟲亦猶衆可知後人以蟲爲虫轉以虫爲虺蛇之虺如求本古文裘

後人以裘爲裘服之字、遂叚求爲求取之字矣此蓋大篆已然、然則今部首之虫字疑即蟲之省體、如省聲之類故說文以蟲諧聲之字多省作虫、如融痋赨蝕皆是今惟融下存籀文𩰫字、可見大篆必皆从蟲、小篆乃皆从虫、然則大篆从蟲从䖵、小篆概省从虫、亦如艸部末之五十三字、大篆从茻、小篆皆从艸、說文時小篆甚行、大篆間有存者、故强字籀文作𧔥、蚳字籀文作𧖀、其蝘之或作𧊴、蠆之或作蠤、亦必籀文也、至䖵部之二十六字蟲部之六字、則仍大篆之舊、改之未盡者、然如䖵部之蟁、或作蚉、𧓎或作蚤、蝨或作𧕎、𧖅或作蜜、𧕴或作

蟲部之蠢或作𧑅𧓍或作蚍蠹或作蜚則又後人因小篆而變者也古人作字象形諧聲必徵諸實無嫌繁複後人作字意為增減必欲勻稱可觀以至篆爲隸隸爲楷愈巧而愈失其眞矣

爾雅舊注敘

爾雅舊注有五家犍爲舍人樊光劉歆李巡孫炎劉注與李注同五代史志已不載其目唯郭注行於世唐人作五經正義恒引五家注以正義本六朝舊疏時猶及見原書故也立舞勺之年從先師淩君曉樓遊見疏中所引雅書舊注自一音一義以及典章名物皆徵文攷實寶足與高誘許愼先後鄭諸家相發明凡郭注中精言妙諦大率胎此因一一刺出弁諸簡端日積月累久而彌盈壬辰丁內艱苫凷之餘遂取向所標題者薈萃成帙附以郭音義及顧沈施謝諸家切釋以其去漢魏

未遠猶是經師傳授之舊也雖餖飣之譏不免大雅而
吉光片羽實希世之珍也是爲敘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攷

鄭康成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案如後鄭之說則遷葬與嫁殤爲一事矣史浩謂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求夫雖强分爲二事要仍是一惠半農以遷葬爲改葬然禮有改葬緦之文則改葬本非所禁凡改葬之禮當冢人墓大夫職之無緣屬之媒氏惠氏又謂後世有圖葬之術以冢中枯骨求子孫富貴於是遷者益多然靑烏之說不見於東漢以前周時恐尙無此禁然則遷葬嘗

如鄭氏之說其見諸史者魏武帝爲倉舒聘甄氏亡女合葬唐中宗爲重潤聘裴粹亡女爲冥婚代宗爲承天皇帝聘張氏爲冥婚諡恭順皇后此史浩所謂以死者求婦者也魏明爲女淑取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郭氏從弟悳爲之後襲公主爵此史浩所謂以死者求夫者也此事皆在鄭氏之後而鄭注已先及之知非禮之禮行之久矣故魏武本聘邴原亡女爲倉舒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則郎此之禁遷葬也至嫁殤之說先鄭注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

娶會是也漢世娶會之禮不可曉以司農說推之似謂夫未婚而殤死而女仍從嫁之者十九歲以下爲殤古人二十而冠冠而娶則不爲殤其六禮之行容有在十九歲以內者時若有夫之喪禮不過既葬而除哀而弔故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郊特牲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注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蓋同牢合巹所以合體夫婦之道始成子得妻之父母始得婦之故昏之明日乃見於舅姑然則必與之齊乃夫死不嫁其未齊者得嫁可知故

今律未昏之女改嫁仍得封誥猶斯故也則許嫁而壻死為壻守志其父母為之立後皆屬非禮禮之所非即禮之所禁且古禮女未廟見而死猶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所以示未成婦夫死不可即於墓而生可即其室乎生不同室而死可以同穴乎生則室女死則為婦古無是禮也先王制禮過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世有過情之舉未昏夫死守志者則必有不及乎情不釋服而即改適者故一準乎禮之中而以女之嫁壻之娶為節非此者則禮所不許也如此則嫁殤之義似與遷葬相比然此止可論先秦之制後

世風俗日漓夫婦道苦果得一二守志過情者振頹救弊則又聖人之所許寧厚毋薄未可膠執古經以論世也

尙書九服十二服兩漢經師異同攷

康成說天子冕服以尙書按周官定書爲十二服禮爲九服其說書以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繪與繡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旌旂謂龍爲袞宗彝爲毳又禮注云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繪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希卽絺也此鄭氏之說後儒多宗之其實兩漢今古家俱無此義也書大傳今文說也其說曰天子衣服其

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並見御覽所引此以五服五章配五采五色不言粉米黼黻絺繡蓋五服皆同也說文古文說也繪下云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黺卽粉字下云衮衣山龍華蟲黺畫粉也衞宏說許氏兩引皆不言日月星辰又云衮衣山龍華蟲似亦不以日月星辰爲衣服所繪而以山龍爲服之首也於繪云會五采繡於繢云一曰畫也是許氏

以繪繡爲一事統爲設色之工凡衣服旂常皆先繪後繡故攷工論山龍鳥獸等皆統於畫之事焉蓋繪事必以粉爲畫畫者介也故曰粉攷工所謂繪畫之事後素功是也今人猶然其文如聚米故曰米說文作䋛絺其質也說文絺細葛也刺繡必於紈絺五帝紀堯賜舜絺衣卽孟子之袗衣趙注之畫衣也黼黻繡者統言五采之色說文云黼白與黑相須又黻黑與青相次又繡五采備也並本攷工爲說蓋山龍華蟲等雖分五色其五章所不及處亦必雜四時五色之位故攷工繫於畫繪之事下是統言五服之文也衮下云卷龍繡于下常則

五章衣裳皆可孫氏星衍謂衣有山龍以下五章裳則粉米黼黻絺繡而已亦以意爲說也說文止粊藻火山龍者士得服山龍大夫得加藻火五服之至卑者粊卑以見尊也華蟲唯天子得服之華蟲貴故大戴五帝德云帝嚳帝堯黃黼黻衣大帶黼裳也彼又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黻裳又可見黼黻皆衣裳並有也皆不言日月星辰許氏多用衞宏義衞從杜林受古文尙書則兩漢今古文家皆不以三辰爲衣服之用可知然鄭氏之說亦非無本論衡語增篇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莫知篇文章炫燿黼黻華蟲山龍日月馬季長云上旬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皆康成所本也但馬氏不及作會宗彝又以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則又與鄭殊矣若王肅謂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旂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彼不過故與鄭異非實經師傳授也東觀記車服志東平王蒼議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彼所陳皆漢制然上云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則似以周亦用日月星辰矣史記於此處不明夏本紀但云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爲文繡則史公似亦以三辰爲用於衣者歟史公雖從安國

問故所用不盡古文與後世杜林衛宏所習之古文本多不合也隋禮儀志虞世基奏曰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與御覽所引之書傳微異案虞奏所引亦未爲不可攷說文彝从糸糸綦也綦爲綥之或體糸部綥帛蒼艾色也亦作騏顧命騏弁鄭注青黑曰騏則是宗彝亦可黑色也藻說文作璪解云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云云則必象玉色之有藻飾者則色白矣又周人九章鄭氏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按御覽六百九十引董巴輿服志云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環濟

要畧諸侯去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皆以山在龍上書周
制降殺以兩服山者無不有龍周人尙文以龍之升降
爲王侯之等差故特著龍袞也袞冕山龍爲首鷩冕華
蟲宗彝爲首毳冕當藻火爲首故詩大車毳衣如菼
毛傳毳衣大夫之服菼薍也蘆之初生者也古者天子
大夫服毳冕以巡守爲其畫水草之文故得如菼蘆蘆
初生必白又可見藻之爲白色也故釋名毳芮也畫藻
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暖而潔也凡服藻者必兼火
故得赤色大車次章又云毳衣如璊傳云璊赬也是也
則亦不必如鄭氏之必升火於宗彝而以宗彝爲毳衣

之首矣故御覽職官部引漢官儀衣裳華蟲卿大夫藻

火漢制猶然見古制之宜藻火相屬也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解

鄭注從爲之服者爲本是路人暫與父胖合父卒還嫁便是路人子仍著服故生從爲之文也王肅云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案王氏說禮每憑臆見與鄭立異惟此則較勝於鄭蓋繼母於己本無母子之恩徒以與父合體爲之制服義生於父本爲義服若父死改適父未絕母母已自絕於己爲無恩於父爲無義恩義兼絕何服之有則父卒繼母嫁禮宜無服徒以己無所依隨之而嫁終始相保義雖缺如恩則周至故由三年而降爲期傳曰貴終終其爲母子也通典皇密答東

誓云夫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死則同穴無再醮之義禮許其嫁者謂無大功之親已稚子幼不能自存故攜其孩提與之適人上使祖宗無曠祀之闕下令弱嗣無窮屈之難故曰貴終也可謂深切著明矣卽如繼父之服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死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又云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然則服期之義生於同居先同居後異居卽降爲齊衰三月猶以其與已有撫

育之恩不忍不爲之服若直未同居則路人耳繼父若死已母儘持三年重服已則絕不爲服耳爲其於已無義也繼母之嫁亦猶是耳然則親母嫁當何服曰經無正文以禮推之當期石渠禮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衞注亦云嫁母齊衰期蓋本服齊衰三年嫁則降而不杖期也韋元成以爲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服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元成議是也按如韋相之議親母且不應制

服繼母嫁而不從不服愈明然母雖絕于父子不可以絕母親母改適降而爲期恩義兩盡故譙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爲之服周可也若子爲父後當與出母同爲無服蓋出與嫁皆與廟絕而嫁之過重於出出母爲父絕者也嫁母則自絕者也出母容有無罪而橫出者亦有出而不嫁者雖不爲父之妻猶未爲他人之婦若嫁則誠如漢帝所謂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者究以於己有母子之情猶得申其私恩故今律嫁出母皆期從繼母嫁者亦期也若己爲父後而仍爲制服是因絕族之母廢宗祀之重恐先王無是禮也袁準劉智

湑于睿等皆以爲父後者猶服嫁母乃知有母不知有父乎湑于氏更傳會檀弓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聖人之後卽是爲父後以爲子思爲父後服嫁母之據不知柳若之語不過稱子思之泛語如左傳稱弗父何爲聖人之後豈弗父何爲成湯之嫡嗣耶況檀弓明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則子思有兄更非嫡子明矣唐代武韋之於母喪愈加愈厚未始非諸儒啟之漸也

劉績三禮圖駮

劉績三禮圖說君之父祖雖曾爲君既老而傳嗣君在位猶臣致仕無二斬但從君而已先儒說皆非按喪服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何以期也從服也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然則君之父祖因有故未立與今君之臣本無君臣之義祇緣君持重服不能不從服期耳若父祖中有曾經爲君者雖老而傳與羣臣本屬君臣自應仍服臣爲君之服不得方從服之例故賈公彥云鄭必以今君受國於曾祖不

取受國於祖者若受國於祖祖薨則羣臣爲之斬何得
從服期故言受國於曾祖也夫舊君之服猶得齊衰三
月彼謂去此國適彼國已無君臣之分猶持義服齊衰
豈有尙爲臣子遂絕其三年之服劉氏以君既老猶臣
致仕可謂儗不於倫矣徐氏反以劉說勝於注疏毋乃
輕重失實乎夫堯禪舜後堯崩猶百姓如喪考妣三年
異姓相代尙持重服豈祖父傳之子孫一經遜位遂同
廢疾孟子特欲折咸邱蒙之野語故以堯老舜攝證成
民無二王之義然受終文祖類天覲后非即位而何父
老子代亦祇如斯耳然則父在爲祖如何鄭志答趙商

以爲天子諸侯皆斬衰無期按傳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則父未卒不爲祖斬可知謂受國於祖如衛輒之類今君卽爲傳重之君雖父在自宜持斬王侯以國體爲重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受國于曾祖祖與父皆未爲君則已所傳重非傳之祖者祖先父卒自宜父持重服已仍服期不敢蔑父也所謂天子諸侯無期謂無旁期耳祖父母之期自在也且無期亦止論禮之常耳若此則極變之事又不得執常以律之也若父卒在先祖雖未立今君自宜持重臣下則有期年從服故喪服設爲君之祖父母條也經不言爲君之祖父母父母

妻長子而曰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明君之父母
妻長子三項無不從服而祖父母容有不從服者故倒
書於末而傳申之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也賈疏
謂鄭彼志與此注相兼相備然鄭志雜出弟子所記往
往有未可盡信者也

說員

金翰臯太史以錢宮詹音伍員之員爲運見詢案說文員从貝口聲古口聲應在脂部員聲在文部口員由雙聲得音非段氏所謂合韻也周秦以前平仄不分然以今人之音論漢以前書凡員字皆讀如平聲如詩正月員於爾輻出其東門聊樂我員長發景員維何或讀圓或讀云卽如左氏之行人子員亦無讀如運者故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韓詩作魂左氏文十二年傳注姑幕縣南有員亭釋文本作鄖又莊四年傳注東北入員水釋文員本作溳史記楚世家員立索隱左傳作麇云

鄖溳麐與員字皆互相叚借無一上去聲字也其由員得聲之字如隕字損字今人讀為上聲而詩氓篇則隕與貧叶易林恒之中孚則損與門叶荀子雲賦德厚而不損與文神通太元還自損也與蕃通韻皆不讀仄聲也況伍員字胥名字取其相配王伯申名字攷於員胥之義無解攷說文員物數也引伸為人數漢百官公卿表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則以員為官員漢初已然必周秦相沿俗稱胥為有才智之稱見周禮序官注與諝字同府史胥徒皆官之異號則伍胥名員卽取官員為義其宜讀平聲更為顯然矣至唐

人員半千亦非源出伍員新書謂其上世由齊奔魏以
伍員自命因賜姓員然廣韻引前凉錄已有金城員敞
則員姓古已有矣自四聲分後唐人强以讀運者爲姓
故當時俗語有令君四俊苗呂崔員之說更以讀運者
書作貟廣韻中遂以去聲之䰟韻䡵皆从負幾以員貟
爲二字不可訓也來示所引左傳釋文音之一條自是
經書正讀宮詹所云想亦喜新之談耳

三年喪問

問曰三年之喪何以止二十七月三年問之說其不足據乎曰古人質實二十七月而曰三年似近後世喜誇者流而三年問之說又明著禮經未可概以爲非正虞軫轉忽檢亭林文集有曰古人以再期爲三年而於其中有練祥之節殺哀之序變服之漸以其更歷三歲而謂之三年非先有三年之名而爲之制服也斯言可謂解頤之論矣蓋古人制服以期爲斷君父至尊特爲加隆既葬則虞成事則祔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此言祭有卽吉之漸也始喪哀冠繩纓練則以葛易麻大祥則

素縞以除此言喪有即遠之漸也祭不為除喪而設而除喪必有祭故士虞禮亦曰二十五月大祥中月而禫是不獨記文為然也練祥禫之節適踰再期故直以三年目之喪大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是也父在為母尊者所厭服止期年然變除之節與三年無異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也妻以父服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故亦有練祥禫之節長子承重者也亦與妻同喪服小記云為父母妻長子禫是也為其備有練祥之節與父母服同故亦得目為三年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也即謂太子與王后也其

必不有三十六月明矣不獨禮家然也春秋吉禘於莊公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公羊專指禘祭而言緣祥而禫禫者淡淡然意謂前此皆哀聲戚容至此始淡而實非忘哀也蓋先王制服準諸天時期年天道一周則必祭謂之練再期年又必祭謂之祥人子思慕之心與時漸殺而猶不忍卽吉也必中月始飲酒復寢禮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儀節具備適得二十七月亦非預定以

二十七月之限也若以今制扣滿計之二十五月實止二十四月二十七月實止二十六月也君子有終身之喪三十六月如駒過隙而又不可以死傷生故死與其往則設祭以致存親之禮生與其來則除喪以明順變之道祭禮日隆喪禮日殺所以制中焉爲之節所謂仁至義盡也然則孝文以日易月至三十六日何也三年之喪周末已亂故滕文公欲行三年父兄百官皆不欲又左傳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註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有短喪不及三年者必有過情如後世之袁紹夏方諸人者漢文以爲三十

六月亦止臆度之詞杜預因附會謂秦亢上抑下率天下皆行重服經羅寒暑夫秦皇豈行三年之制者可不言而決矣然則子貢爲孔子服廬墓六年以二十七月計乎抑三十六月乎曰心喪之制禮經無文重爲六年本屬過情其月數又烏足準況異父昆弟游夏異見期已久矣宰我所言雖親事聖門而禮文殘缺恐亦各守所見未可據爲典要也

此壬子秋閒作也壽陽師相曾以此義下問匆匆未及上答因爲之說旋于役吉林旋都後即以省親歸里未克繕呈未識有當否也

外宗內宗說

內外宗之見於經者五一周禮春官序官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注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一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皆謂嫁于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者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一服問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四喪

大記云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注外宗姑姊妹之女並下云外宗房中南面爲五熊氏服問疏因謂外宗有三周禮外宗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是君姑姊妹之女從母之女二也服問此又是外宗親之婦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亦名外宗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宗是同姓之女一也雜記內宗是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按熊氏此疏卽據鄭注晰言之其實鄭氏各注當以周禮注爲準蓋宗卽宗族之宗外此者皆不得與宗之名故知內宗包有同姓外宗專指有服者言如姊妹之子爲甥姑之子爲外昆弟女子之子爲外孫鄭氏未及當補入

皆在緦麻女子在室應與子同記者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明皆不得以本服服之也而內宗何知不專指五屬內者以大夫士之制無服族人有爲宗子齊衰三月之制諸侯以上奪宗明五屬內外皆不得服本服也旣曰君夫人則皆指有爵者可知蓋無爵則大庶人爲國君章且周禮內外宗皆與王后祭事更非無爵者所能矣則服問之如外宗之爲君亦卽雜記之外宗爲君夫人不得容有外親之婦外親緦麻其婦自然無服記者無庸贅及焉若然同姓之女以及姑姊妹女子子之女得有在國中者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

于國君者傳曰何以不降也尊同也經既設此條則必有嫁於大夫士而以尊降者矣其實嫁于大夫士則絕並無所謂降其姑姊妹女子子之子出嫁於大夫士更可知矣何知外宗無從母及舅之女者古者諸侯不內娶大夫不外娶故宋殺大夫春秋譏其三世內娶逆婦姜于齊譏其略知舅與從母皆在他邦其女不得嫁于本國之大夫若嫁于國君則當援尊同不降之例矣又雜記疏載熊氏說謂雖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出嫁降父母之服嫁異國自宜降其君之服服斬于義無當然熊氏生亂離之世持此議或亦有故君故國之思也孟開包君說）若賀循譙周等云在已國則得爲君服斬夫

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焉孔兩存之案賀譙之說近是蓋既嫁于他國則宜爲他國之君夫人斬齊亦即受我而厚之意且彼國之大夫本無服可言婦人隨夫儀然爲本國之君夫人持重服無斯禮也且古者大夫不外娶亦無嫁于他國之制若無爵庶人之家則又不得持齊斬之服矣即使失禮之臣而有如莒慶高固者或持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齊衰三月之禮其亦無於禮之禮乎

九獻疏

九獻之節散見禮經鄭崔孔賈注疏內今依次分疏之

始祭

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眂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眂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此謂天子宗廟之祭禘祫時祭皆同王服袞冕服后服副禕司服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祭統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明堂位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注禕王后之上

服唯魯及二王後夫人服之疏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樂奏王夏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是也

尸入室

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注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樂奏肆夏大司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服袞冕雜記尸服卒者之上服故也乃作樂降神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先

奏是樂以致其神

乃祼行初獻再獻禮

大司樂注禮之以玉而祼焉疏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洛誥王入大室祼卽此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灌謂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司尊彝祼用雞彝鳥彝注祼謂之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于是酌璋瓚亞祼疏鄭志云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明水卽元酒對異散通設

而不用王以圭瓚酌鬯彝之鬱鬯獻尸爲初獻后以
璋瓚酌鬯彝之鬱鬯獻尸爲亞獻有故則宗伯攝之
祭統云君用圭瓚祼尸大宗用璋瓚亞祼注大宗容
夫人有故攝焉王則小宰贊之小宰凡祭祀贊王祼
將之事是也后則內宰贊之內宰云后祼獻則贊是
也祼唯宗廟行之小宰注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
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王
與后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爲祭之向口啐之啐
之謂入口乃奠之于地焉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無
則資鬯于天子王制所云是也

迎牲

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則迎牲皆在二祼後內宰注云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言王祼後卽言迎牲後乃述后祼事當以郊特牲為正也祭統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樂奏昭夏大司樂牲出入則令奏昭夏是也

乃殺

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卽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

退注毛牛尙耳以耳毛爲上也膟膋血與腸閒脂也
禮器納牲詔于庭詩信南山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
取其血膋箋云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祭統注天子
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
尸出尸行朝踐禮
祭統父北面而事之注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
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凡尸在堂上皆南面故
有司徹筵于戶西南面注爲尸席也又云尸升筵自
西方坐是也郊特牲詔祝于室坐尸于堂注朝事時
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于東面取牲膋燎

于鑪炭洗肝于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
墮于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又云用牲于
庭升首于室注制祭之後升首于北墉下尊首尙氣
也禮器所謂君親制祭也祭統君執鸞刀羞嚌注嚌
嚌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䟽嚌有二時一
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于鑪炭出薦之
主前蓋君迎牲時祝延尸出室后薦朝事籩豆訖乃
薦血腥于尸主前故司尊彝疏王出迎牲之時祝延
尸于戶外戶牖之閒南面后于是薦朝事八豆八籩
王迎牲入廟親殺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

之爲七體薦於神坐則禮運所云薦其血毛腥其俎楚茨所謂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是也惟毛意以此當朝踐時事鄭意是饋肆時事以禮儀節次攷之當從毛義也其所薦籩豆則籩人云掌朝事之籩𩟄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注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也

行三獻四獻禮

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注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豆籩既又酌獻明堂位尊用

犧象疏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
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崔氏義宗王乃以玉
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
醴齊以亞獻此四獻也此大祫之禮若大禘止四齊
三酒朝踐時王酌醴齊后酌盎齊矣其時祭止二齊
三酒故司尊彝注但云醴盎其朝踐則王與后同用
醴齊耳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以瑤爵贊后則后皆
用瑤爵賈孔等以后未酳尸以前不用瑤爵者非也
尸入室行饋食禮
郊特牲注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

北方坐於主北焉凡尸在室中皆東面故特牲饋食
祝延几于室中南面下云尸卽席坐少牢饋食司宮
筵于奧席設几于筵上右之又云尸升筵祝主人西
面立于戶內是也禮運孰其殽注謂體解而爓之又
云然後退而合亨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卽此孔
詩疏以大宰納亨爲納牲非也腥其俎時爲豚解七
體士喪禮所載兩髀兩肩兩胉並脊也此則分豚解
爲體解特牲所云肩臂臑肫胳正脊橫脊長脅短脅
九體也少牢又加以脡脊代脅爲十一體特牲少牢
以薦孰爲祭始有體解無豚解大夫士禮略不祼不

薦血腥故也禮解說以湯爓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

之堂禮器云設祭于堂注謂祭之饌于堂又云奠定

詔于堂疏謂煮肉既孰將欲迎尸主人室乃先以俎

盛之告神于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既乃迎尸室內

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注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

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尸即

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以拜安之也又云相享之也

注謂侑也謂侑尸欲使享此饌焉引特牲饋食曰主

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享疏云尸未入則祝先奠

爵于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陰厭後尸入舉

奠是也但云舉斝角恐非周禮耳然鄭注明云天子
奠斝諸侯奠角故崔氏以爲周制也郊特牲云蕭合
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奠
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
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又云取膟膋升首報陽
也注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蓋祭血腥之時已有
膟膋至薦孰時又取以燔故祭統疏云嚌有二時二
者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制割所羞嚌肺橫切之使不
絕亦奠于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也后于是薦饋
食之豆籩籩人云饋食之籩棗栗桃乾藤榛實醢人

云饋食之豆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

注饋食薦孰也是也

行五獻六獻禮

司尊彝其饋獻用兩壺尊注饋獻謂薦孰時崔云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爲六獻也按后獻當酌緹齊此大祫禮若禘則王酌醍齊后酌沈齊時祭當王與后同用盎齊也明堂位疏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用以盛盎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彼專據時祭言之

尸飯訖

崔氏云於是尸十五飯按特牲禮𠤎八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注禮一成也又云尸又三飯告飽注禮再成也又云尸又三飯告飽注此禮三成也是士禮九飯大夫當十一飯故少牢云尸入墮祭舉食舉三飯又云尸又食則四飯也又云佐食受加于肵橫之又食此五飯也又云上佐食受加于肵又食此六飯也又云又食此七飯也又云侑尸又食此八飯也又云侑尸又三飯是十一飯也以次差之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矣

行七獻八獻禮謂之朝獻再獻
鬱人云卒爵而飲之注王酳尸以玉爵也司尊彝其
朝獻用兩著尊又云其再獻用兩象尊注朝獻謂尸
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又酌亞獻疏王酳
尸用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酳用饋獻
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
共尊也彼亦據天子時祭言故據醴盎爲說若天子
祫祭則朝獻宜泛齊因朝踐之尊也再獻宜緹齊因
饋食之尊也禘祭則王宜酌醴齊后宜酌沈齊矣明
堂位加用璧散璧角疏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

齊酳尸名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盎齊亞獻名再獻又名爲加與九獻後之加爵殊亦統名爲加故孔氏又云時夫人用璧角則內宰所謂瑤爵也其后所薦豆籩則謂之加籩加豆籩人云加籩之實蔆芡栗脯蔆芡栗脯醢人云加豆之實芹俎兎醢深蒲醓醢箈俎雁醢筍菹魚醢注謂尸旣食后亞獻所加之籩是也

行九獻禮九獻之後爲加爵

崔氏云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爲九獻按明堂位加用璧散疏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

諸臣爲賓用之以獻尸則壁散卽諸臣所用不得酌瑤爵也司尊彝注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疏賓長臣卑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賓長卽用罍尊所謂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崔氏又云大祫之祭諸臣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尊賓長酳尸酢用淸酒加爵亦用三酒也若大禘賓長酳尸亦用沈齊時祭諸臣爲賓亦用盎齊與后同則崔氏前說之醴齊誤也此九獻爲正故司尊彝云凡此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明此後之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皆爲加

矣見特牲少牢禮
按天子諸侯祭禮不可考鄭氏據禮經散著者訂爲九獻之節盖天子與魯及二王後得行之少牢特牲自薦孰時止三獻降殺以兩子男宜五獻盖二祼二酳尸與諸臣爲賓一獻爲五也崔氏以酳尸之時君但一獻然大夫士於尸食之後主婦主人及賓猶備行三獻子男諸侯反殺爲一獻無是理也侯伯七獻二祼朝踐饋食君皆不獻并尸食後三獻爲七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謂朝踐也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謂饋食也故祭統所陳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

正據侯伯之禮二祼奠而不飲尸飲自朝踐始朝踐饋食各一酳尸後三獻故君可以獻卿矣此後衆賓長兄弟之長各一獻是尸飲七可以獻大夫矣嗣子奠上利洗散又各一是尸飲九故可以及士及羣有司矣若上公九獻除二祼則尸飲七始可以獻卿也此賈氏之說孔疏以尸飲五爲酳尸之一則賓未獻尸而君先獻賓宜爲江愼修所非矣陳與之等又以二祼在九獻外據大行人上公再祼在饗禮九獻之外爲說然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于祼明祼在獻之屬矣大行人所職自是賓客之制各自爲禮本不相涉

賓客祼而酢祭祀亦祼而酢與

祁奚字黃羊說

呂氏春秋去私篇載晉平公祁黃羊問對事高注黃羊晉大夫祁奚之字古名字相配奚與黃羊取義不明張君石洲以祁大夫字說一帙見示且屬爲之攷繹苗先路王菉友何子貞陳小蓮何願船諸家說旁推曲證幾無賸義矣之無以應也因思㜎本女隸之稱見之說文周禮借作奚易說卦兌爲妾爲羊鄭本羊作陽謂養無家女行賃炊爨虞本羊作羔訓爲女使皆與奚之訓女隸者義近則奚與羊之義可附會而得然於黃字究無取子貞亦曾言之細酌諸說嘗仍以爾雅羳羊黃腹之

說爲的請就而申言之案郭此注云腹下黃邵正義云羊之腹下黃色者名羳羊後世所謂黃羊也是羳卽黃羊之名羳與奚古韻可通古奚从𦃃省聲𦃃卽系之籀文系从𠂆聲在支部羳从番聲在元部皆與歌部之字互通如支部之芰杜林說作茤逶之或體爲蟡覶讀爲池兮與也通皆是而番韻之字如詩崧高之番番讀爲波鄱陽之讀爲婆陽皤播等字皆讀同歌韻而音皆从番外如鼉讀如它而从單聲獻讀如莎皆與番韻同在元部者是支元歌三部之字展轉相通可以互叚則奚其卽羳之借字歟羳爲黃羊取羳物命名卽以黃羊爲字亦卽衛史鰌字魚魯務人

字爲務人或作禺人禺爲皆母猴屬之類歟似較直捷未識然否

包孟開先生曰奚義同徯待也黃羊猶常羊恍羊耳義本相因不必曲說

又曰播與皤同文也爾雅播黃羊猶言播大羊耳黃當爲光之借堯典之光被四表漢人文多引作橫被此其例也郭說殊誤

鉤援臨衝辨

鄭無箋孔疏皆不得其解毛訓鉤爲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疏遂渾鉤援爲一按鉤援皆兵也周禮冶氏注鄭司農云援直刃也戈戟皆有援與胡胡以內爲內胡以外爲援胡所以句援所以刺爲其引而直前故謂之援然則援者刺兵鉤者句兵也廬人云凡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矛有酋矛夷矛詩淸人二矛重喬攷工酋矛長有四尺夷矛二尋是也又有厹矛小戎厹矛鋈錞傳厹矛三隅矛也蓋皆所謂援也冶氏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戈今句

孑戟也又云戈句兵也主於胡也記又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注戟今三鋒戟也戈一援戟二援中直援又名刺其枝出之援即胡戈可刺可鉤戟則專以鉤故戈與戟對又戈利援而戟利鉤矣故左傳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此即用戈之直援刺之也狼瞫取戈以斬則用胡之曲也又狂狡倒戟出鄭人於井又欒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死皆戟利于鉤之證臨衝毛傳以爲臨車衝車按臨隆也故韓詩作隆車鹽鐵論衝隆不足爲强即此九經古義漢避殤帝諱改隆爲臨故隆慮改爲臨慮也隆高

也巢車之類按通典十三云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
轆轤以繩挽板屋止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
尺有十二孔四面别布車可進退圜城而行於營中遠
視亦謂之巢車左傳成十六年登巢車以望晉師即此
說文作轈云轈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春秋傳曰楚子
乘轈車杜注巢車車上為櫓是也通典又有抛車云以
大木為牀下安四獨輪上建雙陛陛閒横檢中立獨竿
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以城為準首以窠盛石大
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又說文車部轈
樓車也光武紀衝輣橦城上又宣十五年左傳楚子登

諸樓車服注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其
皆卽隆車之類與衝者淮南兵略注衝車大鐵著其轅
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左傳定八年主人焚衝
卽此詩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毛傳元大也韓詩傳
元戎大戎也謂兵車也車有元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
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啟
敵家之行伍也蓋卽此之衝車歟孔謂臨者在上臨下
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皆含混其詞

釋我

說文我施身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从戈手手古文垂也一曰古文殺字按我字蒙戈部下當取戈爲義手爲古文垂段云當作𠂹𠂹古韻在歌部與我同韻則當手爲聲我之古文爲𢦵楚𠤳臣余義鐘銘先祖樂我我正作𢦵勿爲下垂之象與示之古文𠀚爲天垂象之義正相似則我之左旁爲𠂹明矣或曰古文殺字然殺字具有三體俱不與似故許氏但錄以備異說也我从戈得義本義宜與克伐義近引申之爲施身自我之義且與余台等字皆雙聲故亦得叚借爲我身之我借義行而

本義晦不可攷矣蓋聖人絕四則曰毋我有我近於殺害有我則急宜殲除如利本銛利之利引申爲利害之利利與害因故利字从刀皆聖人作字微旨所以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也故我部止一義字義之从我聲義相兼繁露仁義發云義之爲言　也又云義者我也義正斷制故曰我也又曰春秋之所以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又曰義之德在正我不在正人蓋義之義生於我故能去我則爲義此又理之相因而生者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解

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注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此謂三年之喪適練而遭期喪期之初服麻應變三年之葛既葬卒哭後應變葛期既葬之葛與三年練之葛粗細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三年之經已除則應著期之經服其功衰者練後之衰升數大功同因謂之功衰此三年內遭期喪變除也又云有大功之喪亦如之明三年既練而遇大功之喪亦如其遇期之喪矣明大

功初喪亦以麻易葛旣葬後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也所以不絰大功之絰者以練之葛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大功旣葬之絰亦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非禮經經五分去一以爲帶之差故仍絰期之絰也金氏榜謂大功旣葬者同絰大功之絰不拘絰帶五分去一之差則顯與禮經背矣金氏又引服問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爲不嫌大小非差然大功之麻可以變齊斬之葛小功則不變故喪服小記但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不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者

明大功之上麻葛遞殺可以相差小功以下則不得與上相比故雖帶其初葛帶經其緦小功之經不嫌非差也鄭氏又謂爲父旣練衰七升母旣葬衰八升專以母喪說期者自以齊期之中以母服爲重故舉母喪以例其餘其實凡遭期之喪皆然也金氏又以鄭君以期旣葬屬母爲泥亦未達鄭君之旨矣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說

金氏榜又謂上經以有本爲稅言變三年之葛則殤長中爲期親降服大功不言可知按服問此文上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注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又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又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然則上文指緦小功之不變者言此文言緦小功之變者也緦小功無本不得稅而大功長中殤之降在小功者雖無本亦稅語意甚明又云下殤則否爲其卑而降在緦麻者也

如金說則正服大功猶得變齊斬之葛期殤之降大功更不待言齊衰下殤猶得變三年之葛長中殤更不待言然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絶本則其長中殤之不絶本可知則當已具於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句內何必又重出此語也若然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注云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變服者彼自謂不變練冠之服其首絰要絰自得變也金氏據此謂鄭君不能自持其說又失鄭君之旨矣

跋胡農部河南余氏服議後

研六室雜著載寶豐余氏事曰余氏兄弟二人長成江次成海成江無子成海生子篤生出嗣成江成江不忍成海無子令篤生承嗣兩房各爲娶婦長房娶婦張氏無出繼娶王氏生子萬全即承長房之嗣二房娶雷氏無出納妾杜氏生子萬德承二房之嗣雷氏沒萬德丁嫡母憂時有以萬德宜比慈母之例持服三年者胡氏駮之以爲不合謂宜服庶母之服案禮喪服之慈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以爲母子則服之三年貴父之命也今萬德尚有生母杜氏則非妾子之無

母者雷氏爲次房所娶則非妾之無子者無父之命而同諸慈母是誣父也則謂持慈母之服者其謬誠如胡氏所非然胡氏例諸庶母則又楚失之而齊亦未爲得者也禮士爲庶母緦麻三月賀循云庶母士父之妾也服緦麻朱子曰父妾之有子者禮經謂之庶母今律猶然然則此必嫡母子爲庶母之服故大夫尊則降而無服喪服傳曰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是也今萬德係妾杜氏所出則非嫡母子也雷氏無出則非有子之妾也烏得服以庶母服歟胡氏又謂就使萬德承嗣二房雷氏爲二房所娶於萬德有養育之恩亦止爲加服小功服

君子子爲庶母慈已之服可耳案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則亦即緦麻章之庶母以慈已故加至小功故馬融曰貴人者嫡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已加一等小功也是也若雷氏六禮胥備儼同敵體父不敢以爲妾而子敢以爲庶不同一誣其父乎其生母杜氏本妾也而同之於嫡不更亂嫡妾之分乎總之獨子兼祧古禮所無然既爲律所不禁若仍科以古禮勢不得不窮則當於失禮之中求其禮之近于正者也考公羊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又喪服傳曰禽獸知

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篤生以一身嗣兩房則雷氏者成海之嫡婦而萬德爲成海承嗣之孫安得不以雷氏爲嫡母其萬德之以嫡母丁憂固未爲失也葢萬德與萬全所承各異父則一而祖則二也匹嫡固禮所不許而誣祖尤禮所不容權乎失禮輕重之閒盍避重而就輕乎不然其祖以爲嫡婦其父以爲嫡妻父秉命於祖者也而子顧返庶之乎就如所論則必不爲雷氏服而後可必如雷次宗庾純無子立孫之議去其一子兼祧之俗而後可耳然則篤生當何服曰禮無二斬服

成江以爲人後者之服服成海以本生之服耳何也至親以期斷特去其加隆焉耳然則萬全將何服曰此又禮之變也其如世叔母服期乎其長房王氏張氏歿萬德殆亦猶是耳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述

大功章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注曰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通典載陳銓說曰婦人者夫之昆弟之子婦也子者夫之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也此是二人皆服大功案陳說幷是喪服經於此外稱婦人者凡四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殤小功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鄭惟於爲宗子下注云婦人女子子在室者餘爲在室之女子子本無待言然則凡經之稱婦人者一律命名皆指

同姓之女子子言不應此章獨異且通經無稱子婦爲
婦人者不獨喪服爲然也齊衰期章夫之昆弟之子注
男女皆是則在室期故適人大功長中殤亦降一等殤
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是也下殤
降二等殤小功章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是也
夫之昆弟之子與夫同服期則世叔父於昆弟之女子
子在室者亦期適人者亦大功其女子子之自服其世
父母叔父母亦在室期適人大功矣然則夫之昆弟之
子婦無服乎曰有亦報以大功耳於何見之於緦麻章
之夫之諸祖父母報推之凡婦於夫之黨皆從夫服降

一等子爲父母三年婦爲舅姑期而爲嫡婦則大功爲庶婦則小功孫爲祖父母期爲夫之祖父母大功而爲孫婦則緦麻此至親一脈故有尊卑輕重之懸若旁親則有報服不杖期章傳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焉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旁尊之至親者莫如世叔父故傳特發其例於此故世叔母亦報以期不杖期章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是也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注諸祖父母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依程校曰報明亦報之緦矣夫爲諸祖父母小功妻從服緦爲

世叔父母期妻亦降一等服大功故大功章有夫之世父母叔父母例既相同則報服不容或異故觀從祖祖父從祖父之於昆弟之孫婦從父昆弟之子婦報以緦知世父叔父之於昆弟之子婦宜報以大功矣觀從祖祖母從祖母之於夫之昆弟之孫婦夫之從父昆弟之子婦亦報以緦知世母叔母之於夫之昆弟之子婦亦宜報以大功矣然則昆弟之子若婦以期服已卽報以期以大功服已卽報以大功亦猶服諸祖父母小功則報以小功夫之諸祖父母緦麻卽報以緦麻此禮經之互文見義也而程氏瑤田謂經所不見卽服所不制又

以嫡婦庶婦孫婦服之爲嫌而斷爲無服夫旁親之服不得以正統之服泥之且此昆弟之子婦與諸親皆路人緣與昆弟之子牉合故生大功之親故亦卽報以大功所謂義服也不在正服之限況夫之諸祖父母報則明報以緦麻同孫婦矣而世叔父母有何不可報之嫌乎特不得以此章之婦人爲昆弟之子婦耳

爲殤後者述

喪服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云爲殤後者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也既不以殤者爲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案記文明云爲殤後者則是爲殤者之後非謂爲殤者之父後可知若如注說則是兄弟而稱之爲後於文有礙即注言據承之者亦屬迂回蓋此記與曾子問之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不同小記所言專斥天子諸侯言天子諸侯以國體爲重先君雖以殤没而爲

殤後者必服以父子之服如傳之繼閔是自不得執殤無爲父之道之常例該之也陳澔知注疏之難通而又以爲此章舉不爲殤者言之謂已冠之子夫丈夫冠而不爲殤若是已冠矣記何得言爲殤後乎徐乾學又謂世固有年在殤中而娶妻生子者豈不可以立後乎不知殤中生子非事理之恒烏得據偶然之事故定立後之常經誠如是說則文王十五生武王尚有伯邑考在若援以爲例是長中殤皆可以立後矣記言殤無爲人父之道不成贅語乎然則曾子問云宗子殤死庶子弗爲後者何義曰曾子問所記是大夫士之禮故曰宗子

以諸侯則奪宗也彼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
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言宗子若在殤而死不
得以庶兄弟爲殤者之後當以其倫代之謂與殤者兄
弟行者也立之以後殤者之父故殤者不得序昭穆也
注義甚顯而徐氏乾學乃疑父有親子反舍之不立而
別立他人之子此豈近於人情總緣誤解弗爲後之文
自生轇轕耳夫弗爲後謂弗爲殤者之後耳非弗爲殤
者父之後也注言族人以其倫代之其倫之中卽容有
宗子之庶兄弟在畢族人者容宗子孤而殤故必族人
爲立代之者非謂卽立族人子代殤者也春秋仲嬰齊

以弟後兄經貶之曰仲何休云弟無後兄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曰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也是即庶子弗爲後也之義也然則雖不爲殤猶不得立庶子爲後矧其爲殤而死也顧亭林知小記之爲殤後爲取殤者之兄弟與兄弟之子以爲後而又牽混於大宗之子立說是又淆天子諸侯于大夫士矣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說

不杖期章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或案此總可疑妾母得爲其子服期妾子何以不得爲母服期母子之恩母爲子有服而子於母無服此非天理人情也案此則古人以義斷恩之義也公之庶子爲其母君在則無服記所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者是也君卒則伸大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是也所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子君在則大功大功章云大夫之子爲母傳所云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是也父卒

則申三年其庶子承重則緦緦麻章所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云與尊者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若王侯庶子承重則無服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者是也要之古人以國體爲重所以尊祖敬宗而嚴嫡庶之別故可以義斷恩不敢以恩廢義若以母猶爲子期子於母不應無服爲嫌則母爲長子三年而子於母父在何以期歟執此以說禮此唐代服制之所以不振也

禮無二嫡說

白虎通嫁娶篇嫡夫人死更立嫡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妾明不升惲氏子居以前一說為妾之未逮事女君者後一說為妾之已逮事女君者案班氏兼載二說自論嫡死當更立嫡否耳不必有逮事與不逮事義也考公羊隱二年伯姬歸于紀傳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歸七年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莊四年紀伯姬卒十有二

年紀叔姬歸于酅二十有九年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三十年葬紀叔姬然則伯姬以隱二年歸紀其娣叔姬以待年父母國故至七年乃歸紀伯姬卒于莊四年時紀尚未滅故又立叔姬爲夫人及紀侯大去紀季請立五廟以存先祖後故于齊襄旣歿之後又復歸於酅以其能執婦道故復兼紀卒葬同於正嫡此公羊家嫡死得更立嫡之說也故宣十六年鄒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亦未有譏文則白虎通之前一說即今文家說故引伯姬叔姬事爲證非有所謂妾之不逮事女君也左氏隱元

年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注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其事猶不得繼夫人故謂之繼室杜氏說經雖無家法然此必是劉賈鄭服相傳之精意則白虎通所載或曰一說或是古文春秋說亦不謂妾之已逮事者也以禮斷之則當以左氏家說爲是通典引鄭駁異義妾子尊其母條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得立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

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又駮居妾母喪得與朝會條云喪服緦麻章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大夫士同不得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然則子立母與君立夫人雖不同然律以無二嫡之義則子既不可於嫡母外更立嫡母君亦不得於嫡妃外更立嫡室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然則子所不敢立必父所不得立也明矣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室故殯之

不于正室雜記又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疏引賀瑒云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爲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以攝女君差尊故不爲先女君之黨服然則女君在時妾本從女君服其黨喪服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鄭注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是妾兼服女君黨之證也女君死妾子不服君母之黨而妾未攝女君自仍如女君在時服其黨所以抑妾使降于嫡也攝女君則較妾差尊于女君之分爲漸近若仍服其黨則是與女君自服其黨無異

故又使之不爲服亦猶三公近於天子特屈之北面以避嫌所以抑妾使終不得同於正室也聖人嚴嫡庶之分如此後世不察斯義宜漢有許霍之禍矣所以必攝女君者以凡祭必夫婦親之故也若大夫士則嫡死可復立嫡喪服齊衰三年章所云繼母如母是也以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奪嫡故先防於未然使雖嫡夫人死猶不得更立嫡也虞喜云禮雜記攝女君此攝當謂相代攝是爲繼室則妾之後女君也有後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以當服女君之黨故也案虞氏之說既昧於無二嫡之例又失乎繼室之義矣左傳昭三年齊

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此繼室謂繼少姜也然昭三年晉少姜卒時晉侯使士文伯辭公則曰非伉儷也梁丙又曰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嫡則繼室之不得同於正室也又其顯然者也繼室既不得同於正室而令羣妾服繼室之黨乎又案何氏隱元年注論立子法適夫人無子先二媵子次嫡姪娣子次二媵姪娣子則立嫡之次例亦宜然今紀伯姬卒卽立其娣叔姬而經無譏文者或伯姬卒時二媵已先歿故其娣得升爲夫人故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註謂伯姬以媵升爲嫡明媵先於姪娣也而白虎通又謂自立其娣尊大國則

班氏所據之公羊說自以娣姪先二媵與何氏又不同矣包氏世臣云紀伯姬之媵經無文或皆附庸小國其時周禮已不盡行故立叔姬以魯爲大國其班氏所自昉與其諸侯一娶九女何氏意以一夫人二媵六姪娣董子則以一夫人一世婦又左右婦三姬二良人何董之說各有師承然良人諸目起於後世三代未必同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解

大功章皆謂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案此之皆猶本經之報檀弓之相爲服也故注云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此與小功章相發明大功章首之從父昆弟本服也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則降服也此云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則不敢降服也猶不杖期章之昆弟本服也大功章之大夫爲昆弟之爲士者則降服也不杖期章之大夫之子爲昆弟之爲大夫者不敢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則大夫亦不降可知若爲士而

爲宗子則亦不敢降所謂大夫不敢降其宗也鄭注又云嫡子爲之亦如之者鄭恐嫡子或以嫡降爲嫌故特明其不降著嫡庶同也

舅沒則姑老解

自內則有舅沒姑老之說而議禮者恒至轇轕其實舅沒姑老指傳家事而言當如左傳韓獻子將老曲禮之七十老而傳之老故鄭注謂傳家事於長婦也是婦人夫沒則傳於子婦不必俟至七十內則云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則所傳之事也惟賈氏喪服疏以爲宗子母在年未七十母自與祭案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豈有子主祭而母贊獻之禮也然宗子母在雖其妻與祭而其妻死宗人不得爲之服喪服傳云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緣有嫡婦者無嫡

孫婦宗子母在猶爲嫡婦故宗子之妻猶未稱嫡也賈疏又以宗子母七十以上則宗子妻得與祭宗人乃爲宗子妻服則是其母在卽爲其妻服則又顯與傳文相戾矣夫傳言宗子妻之有服與否止論其母在否耳不計其母之與祭否也緣旣爲宗子其妻無不與祭則其母無不老而傳本無與祭事也故敖繼公云此義與宗子不孤而死族人不以宗子服之者義實相類敖氏說禮多憑臆見此則較公彥爲平允矣孔氏內則疏云若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也故經云姑老若其不老則不得知也是亦誤解老字爲老幼之老遂拘

拘於年七十之限不知凡曰老者即傳家事之謂注文甚明故曰舅沒則姑老若老字專指七十則舅沒亦必皆待姑年七十矣有是理乎且使宗子無子及有子而年幼者雖七十亦尚不能老而傳故曾子問曰宗子雖年七十無無主婦注族人之婦不可無統是雖年逾七十而有不得老者矣